

第295期 投稿邮箱: 755792341@qq.com



钱水根(澳大利亚)

异乡客郊游记

渡犁开水面,海鸥追着浪花,飞上甲板,游客扔出吃的,鸥声连连,挤挤挨挨,争先恐后……;集体合影后,自行参观,杨团长忙忙拍照,合影的,三五成群,单人的,拍头像,活灵活现……;温老师选处开阔地,领跳集体舞,有带放录音机的,一曲终了又一曲,女士们,舞兴浓,跳了一支又一支……

这是澳洲春夏之交一个周末,一群在澳洲的异乡客,游悉尼花园岛军港的几个场景。

携老伴参加这次郊游,纯属偶然。一天,与老伴在小公园,看护孙子爬上爬下,耳边传来普通话声,长椅上一女士,与骑“小木马”的小女孩说话,异国他乡,听说中国话,特亲切,近前攀谈;女士姓袁,安徽芜湖人,来澳洲带外孙女,女儿到体育馆健身,她带外孙女来公园。袁老师说,一位“渔樵”老师组建了500人的“老骥伏枥”群,都是爷爷奶奶辈人;一对姓杨的夫妇,带领“老骥伏枥”群友,每周郊游。

袁老师建议我们也郊游,亲近自然,健康身心。说间,互加了微信,周五,袁老师转来路线图,第3次相约,我们撂下家务,地铁站会齐,踏上联谊路。

换乘两列地铁,来到海湾边,好多人已在码头,“主”正在赶来。初来乍到,听交谈,“老骥伏枥”一应事物,由杨团长和温老师打理,夫妇俩热心公益,组织郊游,从未间断,走遍了悉尼的山山水水,角角落落,让忙碌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,增进友谊,感受大自然的美好。今天去花园岛,参观澳大利亚军港、海军博物馆。

人口外,又传来中国话,一大群年龄装束相仿的人,快步走上引桥,一个面色红润,头发稀疏,约60出头的高个子,招呼大家进候船大厅。我估摸是杨团长,近前招呼:您是杨团长?我是杨团长!我自我介绍,新来的,向您报到!杨团长连声说欢迎!准备登船!候船厅,人声鼎沸,中国声音盖过一切声响;一班轮渡靠岸了,杨团长带大家让过这班轮渡,等等还未到的团友!大家靠向两边,让其他乘客上船。杨团长借此说注意事项,虽是老游客,出门在外,安全第一。

又一班轮渡靠岸了,我们上了船,今天来了48人,船舱似开了锅,声浪阵阵,像学生春游,笑声没停过。船行半小时,到了花园岛,听介绍,这个天然小岛,是个半岛,毗邻市中心,是悉尼的眼睛和门户,远眺太平洋,地理位置重要。数百年来,一直是海军重地,战争时期,为修复维护船只的据点,上世纪复成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基地。

基地位于岛南部,因停着一批报废船得名。1909~1945年,陆续有25艘船只,废弃在这里,有挖泥船、驳船、渡轮、帆船、汽船,长年累月,静卧这里,诉说着它们曾经的故事。

岛的前沿,近海部分,是海军博物馆,向社会开放,任渡船进出;后半部分属海军基地,进出通道在后面;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,来往船舰的重要泊地,与普通人行过道,只相隔约20米。



作者简介:钱水根(qian-shuigen)上海人,近年有时住悉尼;上海金山区作协会员,澳大利亚新州作协会员;喜爱文史、写作;国企打工人,几十年的“文字匠”;退休后,自由撰稿人,作品体裁散文、纪实、杂文。

温哥华的冬,日出在8点左右,天气预报今日大晴。不过这里的天气比变脸还快,云层很任性,暖阳常常被突如其来,或者没有按期驱散的,厚厚的灰云遮挡住。昨天大早,朝霞满天,拉开窗帘看那耀眼赤红的天际,满心惊喜,但没一会儿就灰蒙蒙了,直到中午,才阳光灿烂。心中不抱有朗晴的百分百希望,但今日的活动计划还是跃跃准备着。

今天周五,要去图书馆参加小朋友年末的最后一次活动,号称中英粤语三种语言的早教课堂。老师三人,各自来自不同的组织:图书馆、点石教育、家的地方。

加拿大幼儿教育方面,除了可圈可点的幼儿园之外,社区、公益组织、图书馆等部门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,我更喜欢这些活动。

冬天气流感季,常听上幼儿园的家长抱怨,孩子三天两头有病,稍有流鼻涕症状,立即就让回家休息,加上节假日很多,有时候一个月不上几天园,而费用一点也不能少。昨天公园碰到一小男孩,三岁多,奶奶带着玩。

“明天幼儿园正式放假,一放两周多,钱还是得照样交。”奶奶跟我叨念着。

“是啊,常听家长有同感。家里还是离不开人,否则三天两头休息,怎么上班啊。您是奶奶还是姥姥?”我问。

“奶奶。上面还有一个姐姐,上小学,都放假时那才忙呢。有一个月我们才上了一天幼儿园,还得照样交一个月的钱。”奶奶说。

幼儿园费用挺高,12月起政府再度减免,好像每月最多可以减掉500加币。这样一个家庭,一个幼儿费要近千元。政府有一天10元的社区

静听风铃(加拿大)

奔波在早教路上

性幼儿园,但不是全天,给3岁到5岁儿童的,名额十分紧张。

家里有人带娃的,陪孩子参加免费早教,是不错的选择。地点很多,自己择优选排。这样小童幸福,有家人细心照顾还有很多玩伴,大人们也可以结识同道中人,相互交流。

我结识的一群人里,有孩子妈、奶奶姥姥。一年下来,小童有的进入了幼儿园,有的正在排队等待,还有的坚定不上幼儿园,直接等待小学的学前班。

小朋友们从蹒跚学步,春夏室外一起玩耍,到秋冬步履稳定,室内活动增多,再到目前常在一起玩耍的,就剩几个姥姥奶奶的宝宝们。当然在不断的活动中,又能结识新的大小朋友。

有一位漂亮的小姑娘,她一直是妈妈带着参与每次的活动,一口标准的中文,英语不太懂什么,但让我觉得也挺好,中文难学,英文迟早都会,一进入学校会突飞猛进的。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两个广东妈妈,都带着两个孩子,常常参加活动,小孩子也都蛮机灵的。其中一个妈妈曾经是运动专业的,如今带着两个小女儿,一个3岁,一个不到2岁,成天说忙得焦头烂额。有一天碰到她一个人在图书馆,我问她孩子呢?她说交给她妈妈了,自己要休息一下,否则精神崩溃了。而她妈妈60来岁,一头白发,看似典型的广东普通妇女,才来不久,每次陪着带孙女,几乎不说话。

虽然没去幼儿园,但通过这样的早教参与,宝宝现在活泼开朗,语言、动作、个性都发展得不错,我觉得每个工作日的早教奔波,是值得的,让我在温哥华的日子变得充满乐趣和挑战。

9:40,推着儿童车,我们到了图书馆。宝宝下了车,脱去帽子大衣,她熟练地往里跑,见到女图书管理员,停下来仰着头招手,女士看着笑

许定基(美国·纽约)

身边的地铁站

新选择,都会重抵目的地。尴尬的是我不谙英语,身边又没有可作翻译的亲朋,过往的乘客也没有华裔的身影。成了聋子、哑子、瞎子的我,手足无措得后背冒汗,为自己连个向亲友报平安的手机,也没有配置而紧张焦虑。

正当我在六神无主之际,停在对面的那组车厢,里面的广播突然在哗啦啦地嚷着。虽然我听不懂说什么,但凭着自己对先前几个站点的领悟,我猜测对面的列车应该是要出发的意思。当我看到刚进站的乘客,纷纷涌向对面车厢的时候,我毫不犹豫跨出车厢门,越过月台,跑进正在徐徐关门的车厢里头。惊魂未定的我,就这样意外地与终点站擦肩而过,像遭遇人生的恶梦。

列车由缓而急运行,我心里藏着个小兔,双眼紧盯车窗外。略有印象的地铁站,一一再现我眼帘,佐证我没有选错方向,地铁正朝我憧憬的目标迈进,我开始生出踏实的感觉来。过了五个地铁站后,我又见到了公园站,那竖着浅灰色铁板背墙的熟悉月台,我豁然开朗。

公园站对我来说,总是我奔赴目的地的第一站。无论风来雨去雪飘阴晴天,这个事实从来没有改变。我从这里出发,到曼哈顿的任何地方,工作、接送孩子、游玩、聚会、上中英文班,甚至看医生取药……就算回来时我是驮着无奈、失落、疲倦与忧伤。家的怀抱总是温馨地向我招手,一跨出地铁车厢门下公园站。疲惫的我,精神和体力往往就会为之一振,脚步快回到家。

大雪在下个不停,鹅毛样雪花纷纷扬扬,似要把公园站掩盖一样,令太阳失色。我知道风雪的狂妄无非是不自量力,公园站屹立在这里已经有百多年了,可以说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雪雪都亲历过,公园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胆怯。我固然看不到公园站诞生的盛况,但我也相信,自己有天会目睹公园站倒下的惨况。大雪在下个不停,鹅毛样雪花纷纷扬扬,似要把公园站掩盖一样,令太阳失色。我知道风雪的狂妄无非是不自量力,公园站屹立在这里已经有百多年了,可以说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雪雪都亲历过,公园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胆怯。我固然看不到公园站诞生的盛况,但我也相信,自己有天会目睹公园站倒下的惨况。大雪在下个不停,鹅毛样雪花纷纷扬扬,似要把公园站掩盖一样,令太阳失色。我知道风雪的狂妄无非是不自量力,公园站屹立在这里已经有百多年了,可以说什么样的风风雨雨雪雪都亲历过,公园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胆怯。我固然看不到公园站诞生的盛况,但我也相信,自己有天会目睹公园站倒下的惨况。

狂飙再现,注定对公园站毫发无损。充其量,仅仅让我等使用地铁站的乘客,增添困难麻烦而已。

溶化的雪水,在零下的低温催化下凝结成冰,梯级变得湿滑。我艰难地在梯级上挪动,身子不由自主地晃悠。走在我前边的老婆婆,突然滑倒在月台上,动弹不得。正当我要上前帮助老人家,沉伏在脑子里的世俗观念猛然告诫我:千万别去帮扶摔跌的老人,否则吃不了兜着走,自寻苦恼。但对方在痛苦地呻吟,声声震耳,刺激得我同情心汹涌。我走上前去携拉起老人家,将她安置在旁边的椅子上,紧接着就拨打911急救电话。十分钟后,目送着老人家躺在医护人员的担架上,被呵护有加送进医院,我才安心搭地铁上班。途中,我忘不了老人家那双双瞅着我无限感激的眼睛。我甚至宽慰感慨,她又怎么会向我敲诈呢?!

雨过天晴,公园站仿佛被刻意清洗过一样,朱红色的铁皮梯篷,鲜亮夺目,黑色铁枝栏杆也新颖了起来。我的心情仿佛被雨荡涤过,心旷神怡开了来。我轻松拾级而上,然后擦卡入闸口上站台。在月台口,我见到一位中年妇女,拖着部满载日用品和食品的购物车,车子显然沉重。她正自上而下瞅着梯级,估计在琢磨如何将沉重的购物车搬下地铁站。我看看自己的购物车,发觉比她的车还小,同情心大发。我对她说:“你需要帮忙吗?”她望了我一眼答:“不用了。谢谢!”她的话虽然说得轻巧,但依然没有信心自己下梯级去。我继续问:“阿姨,你需要我帮忙吗?”她瞅着我仍在犹豫。我安抚她说:“我就居住在公园站附近,你不用担心我居心不良!”“我没别的意思,就是怕麻烦了一下你……”她尴尬地笑了一顿答。我告诉她我不怕麻烦,重要的是,没有人帮助你,你根本无法将整车东西搬下地铁站。何况对我来说,无非是举手之劳,没别的意图。在她的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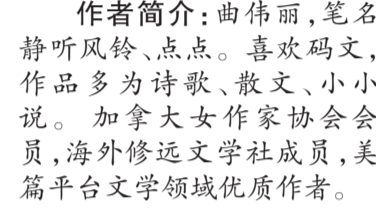
了,摆着手说早上好!又对我说:“她认识我。”

“是的,你跟她打过招呼,还给我们照过相,她记着呢。”

宝宝蹦蹦跳跳一路小跑,直奔儿童图书区和教室去。那里已经有熟悉的小朋友和老师了。她和老师打个招呼,径直去找自己喜欢的玩具了。玩过家家,搭大积木,看窗外的风景,大吊车正在进行城市建设。一会儿自由活动时间就过去了,然后进入听故事、唱歌跳舞时段,宝宝最喜欢了。圣诞即将来临,今天是有关圣诞的故事和歌曲,小朋友们拿着不同颜色的鸡蛋壳沙锤,和着音乐,一边欢畅一边摇摆,不亦乐乎。中英粤语的歌都唱一唱,玩得很happy。最后围成一圈玩着彩虹降落伞游戏,宝宝小手紧拉着绳套,和大家一起高低抖动,仿佛孩子们托起童年彩色的梦幻纷飞。

再见!小朋友,2022的最后一次活动结束,2023年1月6日见。

作者简介:曲伟丽,笔名静听风铃,点点。喜欢码文,作品多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。加拿大女作家协会会员,海外修远文学社成员,美篇平台文学领域优质作者。



下,我们像一对母子,一起将购物车轻轻松松搬到擦卡闸口。

我没有贸然走出闸口,因为我要回来,得重新擦卡才能上月台。我对售票员说:“我现在帮她搬购物车到地下,一会我再回来可以吗?”售票员瞅了我一眼,相信我在他的记忆中熟捻,他灿然一笑答:“你是好人,当然可以啦!”

我们把购物车搬到街道上的时候,中年妇女一个劲地说感谢的话,令我高兴得血液狂奔。

在地铁站,每个人注定是擦肩而过,各奔东西。我以前认定,萍水相逢,彼此之间打声招呼已经足够,不必守望相助。后来我觉得,既然共同生活在同一个社区,使用同一个地铁站,山水总有相连的时候,举手之劳何乐不为。地铁站在我心中更慈祥了。

我钟情身边的地铁站,它旁边宽阔的森林公园景色怡人,空气清新。两者相得益彰,地铁既方便我出入,公园又陶冶得我心胸广阔,心情开朗。爱屋及乌,我爱上了这个小区,爱上它的平安和谐、友好融洽,花香鸟语,景色如画。我一直享受地铁站与森林公园的玩耍,从没想过搬迁,还盘算在这里安家置业。

看准出售的房屋符合我的意愿后,我迫不及待找卖家洽谈,料不到卖家竟然是那个摔倒的老人家!当她认出我的一刻,张大眼睛,惊呼起来,好像我是救死扶伤的英雄,然后是跟我讲述她康复的全过程,事无巨细。在几个财大气粗的买家竞争压力下,我气馁了。但老人家觉得像我这样有爱心的人,才有资格置业在这个和谐互助的社区。在签署合约后的那一刻,我激动地说:“我真幸运!”老人家却答:“我才幸运!”

不知疲倦的地铁,只要我愿意,必全力以赴,将我捎带到纽约市的任何一个驿站。不论那个地方是远还是近,是偏僻抑或繁华。但对我来说,无论我去到哪里,我一定会回到原点,我出发时的公园站,从不爽约。我对公园站心存感激,感恩这个博爱仁厚的地铁站,助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生活梦想!

不知疲倦的地铁,只要我愿意,必全力以赴,将我捎带到纽约市的任何一个驿站。不论那个地方是远还是近,是偏僻抑或繁华。但对我来说,无论我去到哪里,我一定会回到原点,我出发时的公园站,从不爽约。我对公园站心存感激,感恩这个博爱仁厚的地铁站,助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生活梦想!

不知疲倦的地铁,只要我愿意,必全力以赴,将我捎带到纽约市的任何一个驿站。不论那个地方是远还是近,是偏僻抑或繁华。但对我来说,无论我去到哪里,我一定会回到原点,我出发时的公园站,从不爽约。我对公园站心存感激,感恩这个博爱仁厚的地铁站,助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生活梦想!

不知疲倦的地铁,只要我愿意,必全力以赴,将我捎带到纽约市的任何一个驿站。不论那个地方是远还是近,是偏僻抑或繁华。但对我来说,无论我去到哪里,我一定会回到原点,我出发时的公园站,从不爽约。我对公园站心存感激,感恩这个博爱仁厚的地铁站,助我实现一个又一个生活梦想!